父



民间传说中,诸葛亮发明花馍 的故事流传甚广。宋高承《事物纪 原》、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和清徐 珂《清稗类钞》等文献均有记载:南 征孟获之时,诸葛亮听闻当地多妖 魔邪术,需用人头投入江水之中,以 此来祭拜神灵,为了不伤人命、破除 陋习,诸葛亮便命人用面包上羊肉 和猪肉,塑成栩栩如生的人头形象, 达成与真人祭祀相同的目的。这种 造型独特的馒头,可以看作今天面 塑与花馍的雏形。

在我国古代,很多地方逢年过 节有用面粉做"枣花""月糕""面鱼" "面羊"的风俗,这些面食一般是蕴 含祝福意义的食品或者祭祀的供 品。北方人家,过年蒸花馍,既增添 了浓浓的年味,又寓意着新的一年

蒸蒸日上。

用面做的"果实花样"不但好 吃,而且好看,还蕴含着求吉纳福 的祝愿,深受人们喜爱,渐渐出现 了捏面人师傅,捏成各种人物、动 物摆到街市或沿街叫卖。那些彩 色的面人,后来成了专供欣赏的民 间工艺。

面塑按其使用功能可分为两 类,一类是可以食用的面塑,另一 类是专用于观赏收藏的面塑。

食用的面塑,既是食品,也是供 品,用面粉经发酵制成。形象是吉 祥图案,含有丰富的寓意,每一种造 型都代表着人们美好的期许。比如 以鲤鱼为造型的花馍,象征着年年 有余,饱含着人们对富足生活的向 往;石榴造型的花馍,取榴开百子之

意,寓意着多子多福、家族兴旺;以 牡丹为蓝本的花馍,寓意着荣华富 贵,展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品质的 追求。

用于收藏的面塑,通常用精面 粉、盐、石色颜料、防腐剂及蜂蜜、甘 油等制成,这样不容易腐裂,然后经 过揉匀、调色,制成各种彩色的面。 面有黏性,在捏面之前要用黄蜡润 手。有时还要采用羊毛、羽毛、丝 线、棉花等材料,来制作人物的胡 须、头发、冠顶之类,增加面人的生 动性。所使用的工具极其简单,主 要是拨子、梳子、篦子和剪刀。观赏 收藏性面塑形象多样,五虎上将、琴 棋书画、钓鱼老翁、福禄寿三星、福 寿娃、欢欣鼓舞、八仙醉酒、年年有 余等,在山西丰厚的文化底蕴中,只 是冰山一角。

对于每一个山西孩子而言,面 食承载的记忆是深刻而温暖的。那 是厨房里热气腾腾的画面,长辈们 忙碌的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面 粉在他们粗糙却灵巧的手中逐渐有 了生命。他们把对生活的热爱、对 亲人的祝福,都揉进了这一方面团 里。面食穿梭于山西人的各种重要 时刻,见证着欢笑与泪水,传承着民 俗与文化。如今,岁月变迁,但花馍 的记忆依然深深烙印在山西人的灵 魂深处,在传承千年中、在继往开来 中,书写着独属于三晋大地的文化



或许你会觉得难以置 信,自三岁起,我的生命长 河中便悄然浮现出最初的记 忆涟漪,而这一切,皆源于

那时,在我的农村老家, 既没有钟也没有表,白天以 太阳树影定时,晚上以鸡回 窝为准,压根就没有几点几 分这一说。

到我上小学的时候,从北 京来了位知识青年当教师,手 腕上戴着个亮晶晶的铁镯子, 第一次知道那叫手表。当时 心想,自己啥时候也能戴上一块手表呢。

第二年,当兵的三叔探亲时,将他戴的 手表送给了父亲,说:"你现在是生产队长, 需要掌握时间。"父亲摆摆手说:"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倒也习惯了。"但还是从三叔手中 接过了那块手表。这块手表走时还挺准,隔 一周对一次时间,基本上不会有太大误差。 父亲十分珍爱这块手表,每天早、中、晚,他 总是郑重地抬起手腕看看表,然后像司令员 一样下达命令:"到时间了,该出工了!"说 罢,扛起锄头,雄赳赳地走在前面。

14岁那年,我初中毕业考入县城读高 中,被选为班干部,经常值周,没有表极不方 便。假期回家,我向父亲提出想买一块表。 听我说完理由,干活儿的父亲看着我顿了 顿,然后点了点头。那时乡下戴表的人还不 多,买一块表得挣上半年工分。想到这儿, 话刚出口,我又懊悔不该向父亲提出这样奢 侈的要求,让他为难。

假期结束返回学校,收拾背包时,我才 发现在笔盒里放着父亲那块心爱的双凌表, 表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送给你17 岁的生日礼物。"我把表捧在手心,我仔细端 详有些磨蚀的手表,表带缝隙间嵌满了汗 泥,表面也划刮出道道浅细的痕印。我将表 贴在耳廓,那清脆悦耳的嘀嗒声如父亲跳动 的脉搏,温暖而沉稳,声声穿透我的心底。 我仿佛看到父亲摘手表时恋恋不舍的情景, 眼中顿时蓄满了感激的泪水……

后来,我从母亲的话语中才知道,父亲 没了表,一时有点六神无主,下地劳动经常 很早,只好买了一个闹钟。到公社开会或去 县里办事,就把闹钟放在挎包里。小闹钟陪 伴了父亲好些年,直到在广州打工的哥哥在 父亲50岁生日时送给他一块钻石表,闹钟才 不再伴随父亲跋山涉水。

高考落榜后,我参军走进了军营,后转 业到某市企业部门工作。一晃几十年过去 了,父亲送的双凌表一直伴随着我。时间一 长,表时走时停,除了上弦外,还得经常晃 动,每次修表,修理师傅劝我将表带、表面换 换,我都婉言谢绝了。

终于有一天,朋友们嘲笑起我这块表了。 有一次次探亲,也正是兴起手表热的时候,那 块我戴了多年的双凌表,忽然引起了他们的注 意,他们接过表一看,都风趣地说,你的表太高 级了,是出土文物,要值大价钱……

结婚时,妻子特意选购了一对情侣表, 但我只在婚礼上象征性地戴了戴,至今锁 在抽屉中。妻子也许永远不会懂得这块老 式旧表在我心中的分量,那发黑的污泥、细 密的划痕,嵌刻着父亲劳作的艰辛和深挚 的爱意,丝丝缕缕渗入我感激的心怀。虽 然父亲离我们而去,可他留下的这块表,我 将好好珍藏……